向着荣光与梦想

——写在“长征”副刊出版第5000期之际

■刘笑伟　粟振宇

当《解放军报》“长征”副刊标记到“第5000期”字样的时候，一个醒目的路标又在我们眼前高高矗立。

路标，承载的是记忆，铭刻的是征程。此时此刻，站在它的身边，我们情不自禁把目光回望，深情回望一段独特的生命旅途，细细体悟那经由岁月积淀的荣光与梦想。

一

副刊，是一张报纸的重要阵地。作为中央军委机关报，《解放军报》在创刊号上就开始刊登文艺作品。之后，《解放军报》逐渐有了自己的副刊品牌。从最初的“文化副刊”，到1961年1月6日易名的“进军号”，到1962年7月2日再次更名的“文化园地”……这些都是“长征”副刊的源头和血脉。

1975年11月9日，在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，《解放军报》在当天第3版的右上角上刊发了一篇短文——“致读者”，宣告“长征”副刊正式诞生。从这一天开始，第1期、第2期……“长征”副刊一天一天、一步一步积淀自己的生命厚度。

截至今天，5000期“长征”副刊，已然跨越45年的光华。

二

轻抚那一张张带着时间质感与温度的新闻纸，回看那一次次反复出现的“长征”二字，我们内心充满了深深敬意。

“长征”副刊从诞生那天起，就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军委领导的关怀与厚爱。毛主席有多首诗作在“长征”副刊上与读者见面；朱德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开国将帅的文艺作品，不时在“长征”副刊上发表。肖华、肖克、张爱萍、杨得志、杨成武、秦基伟、洪学智、吕正操、廖汉生等战功卓著的将军们，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“长征”副刊。长期以来，军委领导或作出批示指示，或推荐惠寄稿件，或对“长征”副刊给予关心支持。这是“长征”副刊享有的特殊荣光，也是激励“长征”副刊不断迈向新境界的不竭动力。

与此同时，一大批军内外作家艺术家为“长征”副刊增添了夺目的光彩。刘白羽、廖沫沙、徐怀中、李瑛、林默涵、叶楠、冯牧、徐光耀、李国文、邓友梅、金敬迈、黎汝清、阎肃、孟伟哉、莫言、李存葆……这一串广大读者非常熟悉、十分亲切的名字，记载着“长征”副刊在军事文艺史上的辉煌。那一篇又一篇精品力作，通过“长征”副刊走进读者心田，也不断夯实着“长征”副刊的底蕴。当然，数十年来，还有无数读者从“长征”副刊开始起步自己的文学人生。他们在“长征”副刊发表的作品，或被国内有影响的报刊转载，或因此获得全国全军大奖。他们中还有不少人逐渐走向文艺界的前沿，成为享誉军内外的文化名家。所有这些，都让军内外读者一次次领略了“长征”副刊的文化魅力，也是“长征”副刊之所以被誉为“军事文化高地”的重要原因。

回首5000期一路走来的足迹，我们愈加深切地感受到，“长征”副刊的荣光，是一代代作者、读者共同托起的荣光。这份荣光永远闪耀在“长征”二字上，也永远留存在一代代“长征人”心里。

三

目光回望，我们一边感受荣光，也一边在认真思考：那一个个清晰可见的足迹背后，到底凝聚着什么？那一篇篇哪怕过去多年、今天读来依然仿若初见的文字，对我们这支军队和广大读者来说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这是历史的文学日历，也是时代的壮丽诗篇。“长征”副刊自诞生以来，就始终与国家和军队向前迈进的脚步同频共振，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重大事件。国防和军队改革、边境作战、抢险救灾、维和护航、联合军演、疫情防控阻击战……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里，人民军队的旗帜在哪里飘扬，官兵的身影冲到哪里，“长征”副刊的眼睛就会在哪里聚焦，文学的号角就会在哪里吹响。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，“长征”副刊以“新闻的速度，昂扬向上、大气庄重的文学品质”，给时代、给今天的我们都留下难忘记忆。这是我们党的新闻和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，也是“长征”副刊的精神坚守。正因为这种坚守，5000期的“长征”副刊就像一面面镜子，从不同侧面映照出我们国家和军队的点滴变化，映照出代代英雄儿女为国家军队建设牺牲奉献的万千风采。

这是广大官兵共有的精神家园。2013年7月10日，“士兵面孔”这个栏目在“长征”副刊上诞生了。开设这一栏目的灵感，来自于“长征”与基层战士的一次邂逅。烈日下战士黝黑的脸颊，成为“士兵面孔”的中心意象。于是，一个以“看到的是面孔，感触的是心灵”为主题的新栏目来到了全军基层战士身边。这样的创意，是5000期“长征”副刊始终以贴近官兵、服务官兵、为官兵构建精神家园为己任的缩影。45年来，“长征”副刊始终把军委首长机关和基层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，用每一个浸透着忠诚与本色的印记，高高擎起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的精神火炬，在无声中烛照代代子弟兵的心灵世界。在“长征”副刊累积的文化高地上，巍然站立着人民军队灿若群星的英雄方阵。官兵们通过这些作品，更加立体地认识了英雄，更加理解了英雄的精神，也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
高擎精神火炬，坚守文化高地，永远为伟大时代书写、为人民军队书写、为广大官兵书写，或许这就是5000期“长征”副刊，在今天留给我们最多的启示。

四

回望来路，是为了迎接明天更美的朝阳。

今天，走过5000期的“长征”副刊，已经迈入新时代。“长征”副刊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与担当？这块中国报纸副刊界的老品牌，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迸发出新的活力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必须深入思考和不断实践的课题。

前方是强军兴军的猎猎战旗，是广大官兵勠力奋进的铿锵足音。在这个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时代，我们深知，牢牢聚焦部队中心工作、聚焦练兵备战，既是“长征”副刊的一贯本色，更是“长征”副刊需要埋头进取的方向。“长征”副刊只有真正把“军味”“战味”“硝烟味”落实到版面上，才能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近些年来，“长征”副刊围绕国防和军队改革、传承红色基因、联合作战等重大主题，深入挖掘强军故事、礼赞强军英雄、记录部队战斗力建设的重要里程碑，推出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稿件。未来，我们仍将在这些方向上不遗余力地下功夫。“长征”的目光，永远向着强军兴军聚焦；“长征”的战鼓，永远为备战打仗擂响；“长征”的颂歌，永远为时代英雄高唱。

当然，作品是文化副刊立足的根本，持续推出精品力作也是坚守文化高地的关键所在。对于人民军队来说，无论未来战争形态如何变化、武器装备如何更新、生活条件如何改善，我们都必须有在关键时刻能凝聚军心士气、点燃英雄激情的恢宏作品。今天，在文化市场更加繁荣、官兵文化需求更加多样，而军事文艺创作遭遇冲击的背景下，“长征”副刊如何推出更多佳作新人？如何让“长征”副刊推出的作品，更加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？这是我们面临的压力，也是激励我们不断进取的动力。从一年一度的“长征文艺奖”“长征人物奖”评选，到各类大型征文活动等，再到涵括“强军文化”“文艺评论”“烽火影视”“军史发现”“迷彩书屋”等众多板块的“大副刊”格局，目前“长征”副刊正在向着打造精品力作、着力提升文化影响力的目标，做出扎扎实实的努力。相信这些努力，在未来必将结出应有的果实。

五

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。

“长征”副刊是为纪念长征胜利而诞生的。从80多年前红军完成那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开始，“长征”就成为人民军队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象，它意味着理想信念、英雄壮举、勇往直前……“长征”副刊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、历久弥新，就是因为其始终秉承着与长征精神一样的价值追求，把长征精神自觉融入了不断延伸的“文化长征路”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再一次想起在“长征”副刊第一期《致读者》中说的，“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和支持这个专刊，使它成为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的亲密战友”。随之，耳畔仿佛又传来那熟悉的诗句：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……

名家寄语

王　蒙（人民艺术家）：祝贺“长征”副刊出版5000期！

郭运德（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）：传承长征精神，让战地黄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！

袁新文（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主任）：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，充盈金戈铁马豪情；融汇大家名家才思，书写强国强军华章。

邓　凯（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执行主任）：军号嘹亮，军歌昂扬。期待“长征”副刊在强军兴军伟业中，燃起中国军人血性之火，尽显人民军队无上荣光。

梁鸿鹰（《文艺报》总编辑）：铸民族精神，扬军魂国威，强理想信念。

施战军（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）：“长征”副刊是军事文学最坚实可靠最温暖可亲的大营盘。作为读者，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强军的文化战斗力和人民子弟兵的火热情怀。

李少君（《诗刊》社主编）：红旗招展，气象万千，新时代需要新的“长征”，需要文学和诗歌作为永恒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能源！

康　伟（《中国艺术报》总编辑）：军旅文艺的“底片”“芯片”“名片”！

朱向前（军旅文艺评论家）：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祝贺“长征”副刊出版5000期！

徐贵祥（军旅作家）：“长征”副刊园地不大，但是几乎所有的军旅作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。“长征”副刊岁数不大，但在发展军事文学的事业中，俨然已是德高望重的园丁了。

石　祥（军旅诗人）：1975年11月9日，我的诗作有幸发表在“长征”副刊创刊号上。作为一名文艺老兵，“长征”副刊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唐　栋（军旅作家）：40多年，5000期！这两个数字蕴含着“长征”副刊在漫长岁月中一路走来的艰辛、坚守与取得的累累硕果。祝愿“长征”副刊锐意创新，永葆本色！

朱秀海（军旅作家）：呼吸着中国军人的呼吸，歌唱着中国军人的歌唱，呐喊着中国军人的呐喊。祝“长征”副刊继续豪迈、英勇、坚强，繁花似锦，拥有更光荣的未来！

王树增（军旅作家）：“长征”副刊是打造强军文化的前沿阵地，鲜红的军旗在阵地上高高飘扬，激励着我们为了胜利永葆冲锋的姿态！

裘山山（军旅作家）：文学是灯，可以照亮军旅人生；军旅人生是山，可以增加文学的高度。愿有光亮有高度的“长征”副刊，温暖和照亮每一个士兵的从军之路。

石钟山（军旅作家）：“长征”副刊是许多走向文坛的官兵的练兵场。我是“长征”副刊的读者也是作者，她在我艰难时陪我长大，让我的精神更强大，理想更坚定。

图片制作：**贾国梁**

我与长征副刊

更美风景在前方

■王宗仁

我曾是一个汽车兵——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高原汽车兵，每年都要在近20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上奔驰十次八次。苦过，乐过，我的写作欲望正是在飞轮碾过雪山冰河时产生的。1964年2月8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了我的小说《考试》。小说反映的是高原汽车部队考取驾驶员从教练场到公路的重大改革——路考。那天出发之前，团里的考官只告诉我是到昆仑山某地执行任务，我并不知道是考试。90公里的路上，我小心驾驶，顺利地通过了雪路、冰河、沙漠等天然路况。到达目的地，主考官才拿出驾驶证说：“你合格了！”作为这一改革的先行者之一，我深受触动，写出了这篇小说。寄到报社后，是当时文化处的哪位编辑编发的，我至今也不知道。

同年9月，这篇小说获得了第一届“新人新事优秀奖”，发奖单位是解放军原总政治部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与军报副刊结缘，从“进军号”“文化园地”到“长征”，一直是我写作路上的良师益友。《考试》发表后不久，我到军报副刊编辑部学习了3个月，在几位编辑的帮助下选稿编稿，收获很大。“长征”始终坚守的兵味、战味和文学品质，也坚定着我对军事文学的执着追求。书写亲身经历或看到的高原官兵生活，是我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创作原则。这些年来，我上百次穿越“世界屋脊”，写了数百名藏地军人，很多都刊发在“长征”副刊上，这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编辑们的心血。

我在藏地的高原上行走，也在文学的高原上行走。“长征”副刊便是我心中一片美丽的文学高原，是一条几代人接续努力的文学的长征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始终有一面旗帜在前方引领着我们，跨越千山万水，与时代一起向前。“长征”副刊出版5000期了，作为一个“长征”的老作者，我的脚步虽然慢了，但目光始终关注着她，心中也对她满怀深情。军号嘹亮，军歌昂扬，祝福“长征”，相信更美的风景在前方！

（作者为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）

“长征”相伴兴味长

■冯　斌

2019年初春的一天，加完班已是深夜，我一个人走在从办公室回宿舍的路上，不觉地望了望头顶的天空，看到星河璀璨、浩瀚无垠。彼时，春节的味道正浓，战友们默默坚守在岗位。残雪里的炮仗皮儿，冷空气中的烟花味儿，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家人相聚的情景。单位处在小小的山顶，我一瞬间有种身在高山哨卡的错觉。边防军人遥望星河的画面，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一幕幕呈现。当晚，我没有休息，所思所感交织中，情绪慢慢从肺腑里抽离到笔端、字面。

敲完最后一个字，内心仿佛被泪水泅湿。阳光轻洒中，我如往常将稿件投到副刊邮箱。8天后，这篇题为《焰火星河》的稿件登上“长征”副刊头条，作为新栏目“文学新干线”的开篇。作为新人，我诚然感动不已。

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，大师是芸芸众生的典范和楷模，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。“长征”副刊于我便是一位可以时时亲近的“大师”。几乎每日清晨，我都会打开军报客户端，点击副刊的版面，细赏“大家”的作品。在阅览中，乍现的灵光常常引我找到创作的方向和动力——军中那样多美好的瞬间，那样多闪光的片段，那样多可爱的人，不写这些又去写什么呢？内心生发的渴望促使我在军营生活中继续找寻、记录那些稍纵即逝的感受、思绪和意象，心中也时时涌动着一种滚烫的军人情怀，想用手中的笔去皴染士兵的平凡和峭拔。

渐渐的，内心深处那颗文学的种子不断膨胀，最终抽枝长芽。而相伴副刊的日子里，脚印渐次串连成诗，起伏成音符。

不知不觉间，“长征”副刊已融入生命。她就如一条载我首次翱翔的起飞线，就像脑海里稳如磐石的航站，给我指引，给我力量，让我坚强。她为我的写作“赋能”，让我努力尝试着翻山越岭、高飞远航。拙作《焰火星河》后来获得第八届长征文艺奖，老师们的鼓励更让我怀着对文学的憧憬和对生活的期许，勇毅笃行，乘风破浪。

蓦然回首，“长征”副刊走过5000期。字如轻舟纸如渡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诚然，“长征”副刊提供了一座画廊，里边陈列着辽阔灿烂的文字，以及历经烈火硝烟炙烤的光影。她承载的是军旅记忆，散发的是军人气质，展现的是文化魅力。我蛰伏在墨香中，把蘸着兵味、滴着露水、腾着雾气的文字，投送给副刊，让我的心灵得以栖息。

能力不及态度、才华不敌韧度、广博不敌深度，作为一个年轻作者，我还在路上。在这个美丽而动人的过程中，心与心的交流绵长无声，让我感觉到一份快然、一份满足。

而今，我每天从纸上、从网络上打开报纸，像老朋友那样问候一声：“长征”，你好！

（作者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干事）

社址　北京阜外大街34号　电报挂号　6043　邮政编码　100832　查询电话　66720114　发行科电话　68586350　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　广告部电话　66720766　月定价　20.80元　零售　每份0.80元　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2时55分　印完4时15分